

梅雨季 几多欢喜几多愁

“青梅之时/话离愁/倚窗红烛/虫声新透/不知晓/转念隔春秋……”歌手程璧的这一首《梅雨》，不知是否唱出了你的梅雨心绪？

一转眼，梅雨季又来了，这或许是江南地区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一个月。对于这样一段湿哒哒的日子，你会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临窗听雨的惬意，正好眠的悠闲？还是天色灰沉、出行不便时的烦闷？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多雨的季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诗意，感受这份独特的迷蒙中的清逸。

黄梅情怀总是诗

□王猪猪

黄“霉”天其实是黄梅天，“梅”干菜其实是霉干菜。

小时候，我却总以为是黄“霉”天，因为每年到那时候，家里大人会“咬牙切齿”地形容：“这倒霉天气，什么东西都发霉了！”久而久之，我便顺理成章地将黄梅天理解成了黄“霉”天。

上学了，读书识字了，终于知道了是黄梅天，更知道了，这个老是被人厌烦的黄梅天，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和有趣的来源。

农历五月，江南，青涩的梅子熟了黄了，这个时候，雨水也慢慢多了起来，滴滴答答，淅淅沥沥，时阴时雨，持续十天半个月，小麦已经收割，水稻准备插秧，春天将要过去，炎夏尚未来临，这样的气象，就叫黄梅天。

这是一个诗意的、浪漫的、富有文学情调的季节。

“梅实迎时雨，苍芷值晚春。”这是唐

人柳宗元的黄梅天。

“青草湖中万里程，黄梅雨里一人行。”这是唐人白居易的黄梅天。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宋人赵师秀的黄梅天。

“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是宋人贺铸的黄梅天。

再来看看现代文学作家的黄梅天。

30年代，上海，施蛰存出版了一篇小说《梅雨之夕》，记叙了一位下班回家的男子在途中邂逅一位少女之后的一段心灵历程。开头就是“梅雨又淅淅地降下了”。他是怎么描写梅雨的呢？且看：“从江西路走到四川路桥……刚走到桥头，急雨骤然从乌云中漏下来，潇潇的起着繁响。看下面北四川路上和苏州河两岸行人的纷纷乱窜乱避……”

“在雾中来来往往的车辆人物，全

都消失了清晰的轮廓，广阔的路上倒映着许多黄色的灯光，间或几条霓虹灯底红色和绿色在闪烁着行人底眼睛。”

还有戴望舒的《雨巷》，虽然诗中没说是啥雨，但是此诗写于1927年夏天，可不就是梅雨季么！“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王安忆也在《长恨歌》中写道：“梅雨季节潮黏的风，也是女人在撒小性子。”

看见没，黄梅天，这是老天在跟你撒娇呢！

休息日，在家，因为下雨不方便外出的你，莫要心急、莫要抱怨。不如试着点一炉香，泡一壶茶，听一首曲，捧一本书，闻窗前景子花传来的阵阵幽幽的甜香，这时候，你还会觉得是黄“霉”天吗？

爱美少女的缤纷雨季

□婉婉

的初中同桌小璐就是其中之一。

小璐平时就是个对穿着较为讲究的女生。在那个大家统一穿着健身牌校服的时代，小璐已从整齐划一的着装中寻找出了新的突破口。当时学校明文规定，学生每天须穿校服，记得那时的夏装配置，是一件淡蓝色衬衫搭一条藏青色直筒裤。这些款式毫无设计感的校服，其实对于穿着者是很大的考验。除了极个别肤白貌美、身材修长的女生，大多数穿上校服的孩子，极易让人联系起工厂里的纺织女工。

“先天条件”比别人差一点，但可以靠“后天智慧”补足啊！小璐就是其中的

佼佼者，她还向我传授心得：校服的正常穿法，完全失去了青春的活泼与美感，但如果在校服里搭一件灰色背心，然后将衬衫的扣子扣至离背心领口三公分左右处，这样就能成功破解校服土气的难题了。

此方法在黄梅季节来临前进行得很顺利，但一到黄梅天，晾干衣服成了难题，即便是薄薄的背心也难逃此劫。这可难不倒小璐同学，她翻阅了各大报纸的生活版面后得到了一个小妙招：将晾干后的衣服叠好，用毛巾包好，随后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放置七八个小时。据说，这样能使衣服干得快且不会有异味。

得到这一“秘方”的小璐，当天就把背心放到了冷冻室里。第二天，她欣喜万分地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梅雨天衣服晾不干了，只要把衣服放到冰箱里冰上那么一会儿，问题就都解决了。”说到这里，小璐突然一声惊叫，“啊呀！我忘了把衣服拿出来了，背心现在还在那些冰棍放一块儿呢。”据小璐后来的描述，等当天晚上她把背心拿出来时，背心已经和冰棍一样硬了。

黄梅天虽然并不讨喜，但正是因为它的难以对付，才催生出了这些有趣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梅雨时节的天空不是昏黄色的，而是五彩缤纷的。

北方也有“返潮天”

□决明子

地球上只有东亚地区有独特的“第五季”——梅雨季，中国因地域广阔自然占了覆盖的大头，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为最明显。这一“季”多雨、潮湿、闷热是代表性的气候特征，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周把，多则月余；相对于其他季节来讲，是很不招人喜欢的。

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十几年北方气候和环境、人文的“滋养”好像已经烙在了骨子里，对南北方的各种差异极易感知到。比如华北、东北等地每年6月左右也会有梅雨季，但时间一般很短，一周左右吧。这段时间一楼住家的墙皮、地面会返潮“冒汗”，地里、家周围各种叫得出名不叫不出名的小虫开始四处走

起，甚至平房住家的下水道里会爬出小蛇来吓唬人。许是“北侵”的副热带高压暖气到了北方就力道衰减了，北方占主导的冷空气余孽只要不情愿地哼唧下，南来的湿热空气就会立马退却，因而上海每年都有那种湿漉漉、黏答答、汗出不来也擦不干的窘境在北方不大会有。因为实际体感的不同，南方叫“梅雨季”，北方多叫“返潮天”。

但是在大连的梅雨季会另有一番“风景”。每年5、6月间，早来的头遭南风有股初生牛犊的蛮力，非要硬碰硬地跟冷空气干一仗，就时常会有连续几天的大南风刮。因为是“向岸风”，大风会把海里野生的、人工养殖的各种海珍品全刮到岸上

来，鲍鱼啦、海参啦、海胆、海星、海肠子什么的都能捡到，海带则在岸边堆成了道道“堤坝”也没人稀罕。大连人管这叫“发海儿”。这个时候各种单位不同身份的人们都会起大早去“赶海”，捡拾海珍品，并且每个人都会“喜获丰收”，不去的人那大都会被人冠以“彪呼呼”（傻了吧唧）的“美称”。进入夏季后，“发海儿”的事儿就不多了。而且后来大连人民逐渐知道了养殖管理的重要性，把海产养殖筏子捆扎得更紧，好东西也很少被刮上来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常年干燥的风容不下上海这样持久的潮湿闷热，这也造就了北方的人们在脾气、性情乃至肤质上都显得粗啦啦、干爽爽、“没心肺”，心里

不藏事儿；不像上海及江浙一带人那样湿润、甜糯、细腻、白净并多少带点忧怨的感觉，特别体现在南方女孩子身上。这也得归功于江南一带有较长梅雨季这样湿润的空气吧。这种江南女孩子身上独有的气质，很是让北方汉子们艳羡，多少人心里头梦想自己能娶上这样的媳妇。

我曾和一位北方同事来上海出差，他应该是第一次到南方，大街上见到很嗲气的上海美眉，他会眼神游离、手足无措，偶尔与目光交汇，小脸还会变得红扑扑的。整日里被“大碴粥味儿”、“海蛎子味儿”十足的东北大老娘们儿不分场合地“招呼”着，对南方美眉的一颗爱慕之心被严重压抑了。我猜想。呵呵。



@东风劲吹1

眼看着黄梅天正式粉墨登场！灰蒙蒙的天空还掺杂着雾霾，有种雪上加霜欲把人压到尘埃里的感觉。气压很低，说呼吸困难有点过。小雨缠绵不休，忘了回家之路。空气里湿度也大，充满了难闻的霉味。难熬的时光又将蕴有一个炎热的夏天。唉！

@杭州知州

【只有在黄梅天的杭州，才能看到的风景！】#杭州事儿#这个时节的杭州，西湖两岸已见不到“一枝杨柳一枝桃”的妖娆，而“断桥残雪”的旖旎风光也尚遥远！在这样一个江南特有的梅雨季节，西湖有什么特别迷人的风景？眼前这片烟雨西湖，名正言顺地成了主角！

@楚唐

雨中的黄梅天，总是让人沉浸发呆，仿佛对着一张神情萧散的脸。流落的气息韵致，令人想起江南老宅里的檀香木衣柜，总是高大沉厚的样式，无论何时打开来，都弥漫着淡淡香味，有恍然相识的感觉。流年如刺，刺得人渐渐灵魂苍老，有些残酷，转念亦是慈悲……

@Bigcat2016

闷热潮湿易出汗，这就是黄梅天。电车上除了忍受人挤人，这种天又多了一项，还要忍受各种体味。今天，不知道是谁，浑身散发的居然是浓浓的香蕉味。有这种香水吗？

@伦敦雾2008

地板擦好许久也不干，似乎比不擦更恶心——急躁；不敢洗深色衣服，没晒过阳光会留下一股异味——焦虑；只要一做家务，从眉头蔓延开来的潮热几乎顷刻间从全身皮肤渗透出来，湿答答的难受——烦躁；不开窗，开窗又怕潮气霉了衣橱里的衣物——情绪多变。如果能懂黄梅天，就能多体谅一点更年期的不容易吧。